

正真全書丹田養生法

書 碑 書 社

四庫全書丹田養生法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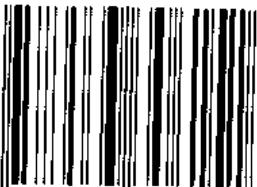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二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九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新刻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附旨齋詩草一卷(二)

〔明〕譚元春撰 徐汎 張澤評 附 〔明〕張澤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張澤刻本

鄒菴訂定譚子詩歸十卷

〔明〕譚元春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末嶽歸堂刻本

寸碧堂詩集二卷外集一卷

〔明〕汪膺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鈍翁全集本

此觀堂集十二卷

〔明〕羅萬藻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踵齋刻本

酉陽山人編蓬集十卷後集十五卷

〔明〕唐汝詢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乾隆二十四年唐元素重修本

綺詠一卷續集一卷

〔明〕汪汝謙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錢唐汪氏長沙刻叢睦汪氏遺書本

天啓宮詞百詠二卷

〔明〕陳悰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梅壑散人鈔本

新刻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

附旨齋詩草一卷(二)

〔明〕譚元春撰 徐汎 張澤評 附

〔明〕張澤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張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提要

雜著

先隱園題門說
乙丑歲容武陵作

天啓乙丑十月予訪中華勝公移寓于武陵，蓋十年之約也。予子家園山水並能欣然樂之不倦。因思從來佳山好水靈窟與區數百年中必生一人與之

鵝灣文

卷十四

相得如揚公其人者，公忽告我曰：吾性落落然，頗唐自放。凡詩文仙佛琴酒俱不深，而皆有以自得，亦似不必深者。但苦俗下，不置戶外之屢，聞之而輕蹙眉上之笑，對之而太息。顏氏曰：腸不可冷，腹不可熱。吾所苦陽熱耳。今幸落籍閑居，以君父之餘恩爲朋友，而受過管領。江山廓清，日燒不杜門，而客自謝。不往，有立譚者。不絕交游，游自息。吾事濟矣，子能賀我乎？予笑曰：武陵古水清越，公隨生是鄉，妻子可以當梅鶴，子父可望焉。本日和平收。湖則入山中，候神竦聽，倦則好棲居，登高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之十四 雜著文草

竟 譚元春友夏著

梁 王玉汝元琳

張澤草臣

望遠煙暮嵐朝琴心酒德言古語良友商老莊非獨

公樂山水山水數百年中所歷有人點士無此相得
今日始爲公一逐俗客耳此山水之靈公何得受賀。
四大笑不已。

二杖說

郭子聖僕有二竹杖。其一純白而種方。吳公匏菴
子自刻筆其一甚圓質似常竹。然光瑩皆可鑒。自二
杖出於爪甲也。是所用之歲時用之者之精。
扶。持。盡。出。於。爪。甲。也。是。所。用。之。歲。時。用。之。者。之。精。
神重深之敬慧主人之間無事乍若見於髣弗光輝。

之中子嘗南都過郭子。郭子潔蔬食出法書唐硯佳
筆舊橋墨用愛樂而自提一杖欹側散緩於其旁時
以袖指優游之。惟恐傷偶入市訪人曳一枚自隨遇
其目所用之杖或方或圓俱若有意者與人相見令

萬物文

卷十四

三

董子接杖然後揖予謂郭子形僻而性獨當恒接於
其前以救醜對之太淺也。當恒與之生起以救人之
面目太熟近也。而郭子則非其杖不出杖亦若有助
焉爾。予歸楚郭子送之舟再拜曰方竹杖得之金一
兩。固者爲丹泉周叟所貽。二老者皆年七八十不留
以自扶衰肯贈我。我守之至死以報二老尚不足願
爲我明其意使巧奪者塞望夫苟明此意以塞人之
望有餘矣。然郭子之與其杖也相依如家人相嗜悅
如田宅美女相發如神理。不得如朋友之無所爲而

者卽杖之出於抱菴與抱菴之自爲銘皆非其所重決不盡以二老者故。維予曷敢隱諸。乃歌而別之曰。子涼涼非二杖。疇發其光子踽踽惟二杖宜與處。

萬灣文

卷十四

四

萬灣文

卷十四

五

山人名李。瘦薄技間舟車于四方者之號也。予曾入小室。如一詞潤如女子者。門戶簾幕不可識辨。問之。皆曰人。方子問山人乎。此門中是也。予始恍然。潤如春雨。歸道吾粗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處。故一卷中相安。由人之似贊似嘲。此俱無足論。獨念世之爲山人者。歲月老于車馬。名利之間。荼無秋苦。吾時落筆吟咏。自得而好。彈射他人。有本之詔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屬嘲歌人者。雖其中多賢者。然天下人望。

而穢其名者久矣。而今以其名集。潤如春雨。吾時之戶外之役。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印其尾。瓊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篋笥之書。亦有以照矯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由是觀之。山人固以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則何也。山人之名實未嘗不美。吾又不敢以男女之迹。論惠中之人。韓昌黎稱秀外而惠中。今吾友在草莽。有非一人。有秀外而惠中者焉。是亦男子之潤如也。吾仍爲有其山人之實而去其名。使無射于世。吾

女山人說

恆焉。金十公劉同人仰予爲說。堅瀾如所尚。予之說固如此。

五華別號記

名山與奇人相闊久矣。宗生四壁之間。尚子嫁嫁後。或臥焉而深好。或好焉而遠遊。亦有寄情山水。自名其齋。自署其號者。然皆枕岩漱流。保其枯槁。計方辟雍空老。就得閒散人天。則不以之爲意。于角巾鹿裘。青綢布襪。之中造物者。亦若聽其所之。而不爲之主。惟用世之人。奇情異才。慧業天成。其墮地時。已如巨霸鼎屬。高掌遠蹠。森然有華峰之奇矣。炳燭撥灰而知其命。石馬缺耳。而定其數。心存目往。足歷身經。以至一名。一號造物。

合乃○傳○山○川○商○相○載○吹○止○令○井○其○入○者○自○愧○海○平○竹若爲之巧。相位置不可思議。同在人天之内。而獨有天人之稱。良不誣也。吾邑有五華山。而楊公五華先生。初卽以是爲號。事良奇。公治吾邑。悃愞清靜。更鼓分明。吏散鳥啼之朝。納閒魚樂之夕。時與韵士商及雲霞。煙嵐如帶香氣。一日過風后之區。尋墨池之蹟。登高望遠。三澨環匝。而後自驚其身之在五華也。顧謂門人焦子章曰。羊叔子之峴山。蘇長公之赤壁。皆宦楚西。此山有緣者也。然其奇豈至此乎。門人退而告不肖。春蹕然喜曰。吾邑雖有清淑之氣。而

予之山幸有是山。蜿蜒磅礴而鬱積。且以神農之國不能俟其必傳。而托于公之號以傳。是卽造物所以傳是山之道也。予觀杜光庭所記十大洞天。皆有仙真以治之。如王褒葛洪王方平司馬季主之屬。各領一洞。則皆人間奇情異才人也。今我公春秋神玉骨。固不讓王褒輩。則吾邑五華亦何必不是玉屋委羽。諸洞乎。客復有疑者。問長茲玉者多矣。何獨公先署號。予笑而不答。但吟杜老詩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上

求母氏五十文說

古文起衰之士或不作壽文非止謂古無此體也誠
不欲以無益之語投于無益之人作之者媚餞篚而
當之者沈飲食作之者避忌諱祈五福而當之者光
輝矣。何也。賢者人所欲言而不敢士者不言之
而無有。而無有。而無有。而無有。而無有。
詩言矣。而無有。而無有。而無有。而無有。而無有。
婦友集卷帙作之者言短勒之使長事少勒之使多
先自有賣菜之意而當之者長以爲如豫短以爲草
草尤驅人于濫觴之途古文有此有志悼歎而真文
章不見于世矣。春何敢以此例名筆。但春無他嗜惟
人之文則是以所賤事其親也不孝莫大焉或曰五
十壽乎。曰亦有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四十五十
以上皆不可不知也。吾父四十七逝矣。使得半百之
年而享之。春猶得爲子母今未亡人何敢不喜懼并
或曰女人無儀。曰請陳其無非。春門無俗士無殘客
自吾父始今未敢有俗士殘客母供之極歡。曰此有
其解否。母嘗從旁聽亦以此知道理。權數家中事大
小。春兄弟白母乃行。行。嘆吉不白母亦不問也。然而

近縣五里募修路文

禹貢有過三澨之文。三澨蓋吾邑水爲江水所過如昔也。鄖道元稱竟陵之水含巾吐柘巾括在吾邑東舍之吐之如昔也。陸季庇干羨萬羨西江水今在吾邑城下可美如昔也。獨漢水常自上流决郊郢以下數百里隴防怒而入直抵吾邑城下率夏漲冬涸虛其地以供舟楫舟人各操一葉艤而待舟必滿至無可坐始發先登者待至饑疲不滿漏而發舷與水齊旁觀股栗一遇風濤忽生篙柁失執不可測已如是者二十里數年間邑人築土爲堤以自庇。田畝號爲負郭垸多忝多稔于其中行人得取道焉堤窮復登舟舟人艤于是而水益東如箭如矢一折而入于蠶宮。昨秋之事可爲寒心如是者止五里有一人趁舟不及悵悵岸上而舟忽覆是人以後至獨免自矜重。生難髮棄妻子投西塔寺爲空門歸號于門外者累日胡君元闡告于邑令公商千里之賢者位置堤幾何丈橋幾所而日以書促予寫文夫二十里之患縮

多失矣春兄弟六人百畝之田三尺之童母平其俱出析之曰非兒曹意也吾見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知世務卒以此慢儒落其家聲徒存義名無補且吾所爲析者便諸婦凌雜耳其母妹兄弟同食如故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母亦喜出聽自出餅餠蔬禮佐春兄弟啖兄弟中有求益者母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婦女性多跕踴憂愁而母豁達遇事坦然惟哀至一哭先人春嘗思斯于之章無非無儀卽男子所謂無譽無咎也有譽而無咎與譽咎兩忘者固不知孰難耳。酒食是議議之中蓋自有道理權數焉無父母詒罹無罹之處蓋自有深淺大小焉此亦難言之。然而春之母真無負于讀書者之女若妻也春先爲名筆況○思○甚○急○而後敢以請母明年丁巳五十無乃蚤計乎春既不敢務多于衆人之文又不敢無一二人文然則此一二人者恐其不易值也貴早也一二人者今世古文起衰之士不能強之使有言者也。

萬澤文

卷十四

十一

萬澤文

卷十四

十一

譽無咎也。有譽而無咎與譽咎兩忘者固不知孰難耳。

耳。酒食是議議之中蓋自有道理權數焉無父母詒罹

罹無罹之處蓋自有深淺大小焉此亦難言之。然而

春之母真無負于讀書者之女若妻也春先爲名筆

而後敢以請母明年丁巳五十無乃蚤計乎春既

不敢務多于衆人之文又不敢無一二人文然則此

一二人者恐其不易值也貴早也一二人者今世古

文起衰之士不能強之使有言者也。

文起衰之士不能強之使有言者也。

而爲五里。○說面人入舍頭其是下打G上。萬安人不復

予以爲皆持地菩薩舍茶茹藥數十年之事而予革

安能不動予嘗調營建之事有二快人足目者曰光

景切人焦腑者曰利病少時愛弄光景思得自寒河

至邑長堤直匝雜木夾植橋梁可以坐行人菴利可

以蔭胸子予輩瘦蹇徒步旦晚去來是里中至樂而

形覺身觀于毫毛老子雲私事如是也予舊

不敢告人何也其說止于足日既必至河水陽岸馬

舟與人命寄于所舷人天變色而一色之人爲焦

廩利病奔走如驚然後有議有任有作有成農人販

夫不脫屣而行乎堤岸之上車馬駢駢士女雅稚予

輩所謂先景者亦自是而攬焉古今光景之事未有

不始于利病者也明聖湖比于西子濃妝淡抹爲庭

一時踞之地而其初開片掘井豈敢以光華言哉予

故妄自感頌而言之

鶴灣文

卷十四

十一

集 192 - 7

洪山四面佛菴建藏經閣募疏

萬曆丁巳戊午間元春讀書西菴日與丈人遊往

上人方同給諫段公議鑄四面佛像其時上室如龕

像亦纔成一髻銖銖拾銅幾如聚沙予私心難之而

上人者北人也甚銳且朴嘗謂予曰有如不就當以

來生足之至丁卯春夏一再過其地則金火相得端

然四軀各向同榮有金光晃昱如千百日似人眸子

又一年而張善人者相其高廣屹嶸爲殿殿成而上

人已示寂作山中一祖矣庚午早春始得拜於雪柳

鶴灣文

卷十四

十一

集 192 - 7

煙柏之中爲之浩然而一歎念此上人者十餘年間

無歲不以碑請予諾諾至今愚公之山已成而圓澤

之語未踐亦世外交道一恨也會今方伯杜友白先

生置隙地數笏將募諸同志建一閣請藏其中以鎮

此山而屬元春爲之疏元春以意度之約是佛也而

是佛以面面注視氣格弘肅使人生懽喜心生悲淚

禮拜之形消人妄念鑄磬鏤像之聲警人靈鬼苦者

衣華拂食麻麥解者明心性遠名利程子所謂三代

禮樂盡在乎是而我朝崇右佛法之意庶於是乎

則何以言之哉。有人點身口鼻，首足，及兩乳，而盜竊能息而太平之治。官司之守，可以不勞而化矣。予以爲全藏者，佛所以輔帝王治天下之書也。而苟非乘懼喜悲淚，希有難遭之想，則末法之人亦頑然無入於本初。大慈心之本初，又云欲持功德，請諸人之便，其後頗合此說。於是中佛似尤有力焉。經謂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我今願一切飽食衆生，皆依經住。且夫菴以東卽修靜寺，李北海所捨宅也。自北海捨宅而當時遊戲翰墨，生平罪過，無復有存焉者矣。今雖衆生皆依食住，我今願一切飽食衆生，皆依經住。且夫菴以東卽修靜寺，李北海所捨宅也。自北海捨宅而當時遊戲翰墨，生平罪過，無復有存焉者矣。今雖

跋白兆山堯花巖詩稿
禧公慕藏

此季太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者也。禧公葬其藏自丙辰發心發足迄于今壬戌凡七年者卽其地也。予戊午見之于郢中辛酉見之于鄖城。今年又至于家。其相力猶未就其足尚不穢。將由此之南之非。坐立門庭其心固以堅其言其貌依然戊午郢中禧公也。夫士君子隨山靈之深美前賢之所遊息涉人世之浮幻悟前後生之必有歸。豈莫以一慳自取淪墜富人子取財縱有道然守千萬傾受享必

何敢以一字限人。僧之不誠，僧之罪也。于是爲書太

白桃花巖詩而往。卽此山靈。前賢亦可以感人。無論僧矣。

自跋禱公卷

崇禎庚午仲夏。予適樂靜居。禱公復過我。肩一木似
柂狀。四用青油幕。鉢瓶巾。斃具在。而置疏卷薦書。其
頂匿之幔中。次第取觀。居然一茆菴也。肩入予隘巷。
下慢匡坐。中宵雷雨作。予請其移榻亭子。握手不從。
曰。是中甚好。是中甚好。明日欲別去。予留之。則大笑。
曰。吾爲藏經走燕。走州郡十五年。無成。安得在汝家。
修竹茂林。下闈住。予聞之。愧汗流至踵。如予者。不作
人間一正事。只愛在修竹茂林下。偃仰如死屍者也。
急令家中人。給以米數升。青蚨五十文。自寫一書。與
黃宗之。非宗之莫有信。予爲真愧者。

湘署跋程子小文

予入湘謁蜀陳師與其鄉程君飲署中甚快。因出一卷相示。君風趣落落然。儒夷不可觸。經而天機微妙。厭薄時輩以爲不可莊語。有清質濁文之思焉。予觀其鷺鷥傳。綠衣傳。臭虫說。寄托恢奇。各有風刺。屈左徒鷺鳳雲霓之喻。闡朝隱鶯鶴猶兒之篇。異代同懷。不直則道。不見豈傷厚哉。但予以座師故入湘署。以湘署故。逢君得覩。君伯惡惡之言。實有奇緣。嘗讀郴柳州跋毛頴傳。謂身在海外。聞人傳說。但稱其奇絕。而不能舉其詞。然後知奇支不易見也。

題周氏遊宴詩後

予再過潭中。周伯孔帆園。尋十四年前竹樓草亭。已不可得。而伯孔已築一湖岳堂。居妻子鐘婢其中矣。偶春雨益漲。湘水上岸出室入舫。有若接廬。是時平吠化爲吠鄉。長堤飛作柳塢。伯孔慨然高想買機命酒。隨鼓吹而上下。循坡陀以周遊。弟姪咸集。士女爭歡。我行其間。愁心焉往。忽而望遠岫。登萬樓。曲折從波。濂洞到戶。然後一揖筵端。三爵不讓。清歌掠乎茗香。高燭照此吟諷。何曾記有深更。夫誰知爲郭外既醉。

醉游文

卷十四

大

卷十四

大

卷十四

大

卷十四

大

題伯吹草

有伯無仲人誰與樂。仲存伯亡人誰與生。同安蔡清
憲公在日經營四方日暮念其仲仁夫氏對之者覺
常有仲在焉接其談出其詩文仲又在焉司馬不作。
仁夫氏無以爲生輯其寄懷諸詩朝夕悲吟馳以示
元春多元春舊所見者凡所過山水關河若呼仲與
之共游所歷烟霜雨月若呼仲與之共求也曰是其墳
鬼士所聞至言妙道若呼仲與之共求也曰是其墳
也夫是其墳也夫因題爲伯吹草中有代仁夫氏見
清

卷十四

十二

題王以明新刻

王以明年七十而好學益篤發嘵昔之彩游變化之
途故日有新刻予賞其穢賊蘆峰詩有詩人比興之
道焉昔人謂注蟲魚者非磊落人事予頗謂不然景
純好學仙以明好出世挾出世之心而游于翰墨筆
識皆可悟道磊落孰過此者並欲爲郭子解嘲焉

沈滄洲處有周道一集口中雷響手裏砲發無論禦
理世間有此斬截痛快男子乎同一血肉之軀獨使
人金之以漆飾之以金明明是數十年。復與之矣。前麻城一周秀才耳不發信心者非人

題周道一集

題筑吟

予友葛震父在都下。日苦吟。喜都下有此苦吟人也。題曰筑吟。而誦其詩。則有曰悲歌今已矣。歡笑且從容。其意似不欲爲筑。嗚乎震父之意厚矣。天涯久住。觸物悲恩。忠孝不暘。心有斷續。震父之所爲筑也。然震父幽緒苦懷。此又安能知其所貴。照于乞米典衣之中。長安日月有光。鄧人消息不斷。都中士人。但覺其往來市上。馬頭塵厚。卽僅僕亦以爲吾主人翁。有所營于此。而予與震父交最深。能知其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任也。鈍如予。亦得而和歌之矣。

胡彭舉詩畫卷跋

彭舉年六十餘。坐起一齋。藤垣苔石。冲然無慮。然未免爲人作畫。其畫緣節于雲林。大痴叔明間。而踈淡。目運無驚。跳束縛二者之失。尤有逸士老人之度。世知傳貲之。惟彭舉古詩。尤穎少葉。自寫其質性。之所近。則自吾數人外。誠莫有知之者。夫爲世所知。不如爲所不知。然苟無一物以掩之。則雖欲不爲人知。其道莫由。故畫能至于神妙。而又能蚤以之名于世。是彭舉所由以自掩其詩也。江南之俗。畫之易售。倍詩。彭舉爲貧。而畫鬻手用。老亦無可奈何。而以畫存千古。又無一人推本其爲人之貞朴。以掩之。然則畫與詩幸不幸。何如也。

胡彭舉詩畫卷跋

彭舉爲人畫冊葉十片。皆生平所游山水。是其得意之筆。鍾居易見而欲得之。卽舉以爲贈。吾爲彭舉計。彭舉自爲其畫計。皆當出此。夫爲庸人可求而得已。非高士之情矣。况又使奇人求而不得乎。居易將復往南都。因爲題其冊。使堅。彭舉曰。必不得已。而爲庸人。畫可以屈其手。今不至。于大佳。不幸而至于大佳。每逢奇人。輒與之。夫如是。則吾他日亦可邀惠數片耳。

知足齋

詩至數十卷。而泛泛言無一深者。嘗置之箱笈。凡穿閱。只如無物。故其收效常不如少。若使運用心力。如鴻之滅雲。如峽之犯舟。如面之吹燐。如擔之滴溜。竊恐不能過十首也。能過十首。吾何少之羨焉。

朱無易先生。出孟東野詩。相與論之。予目爲貌險。而其神坦志栗。而其氣澤其中。送淡公弔盧殷石淙峽。哀動踰十首。入其題。如入一岩壑。測其旨。如測一封。象其于奇險高寒。真所謂生于性。長于命。而成于故耳。

者。郊寒島瘦。元輕白俗。非不足于詩之言也。豈苟然而已哉。予盟諸先生。將于三家詩。推此類具思焉。